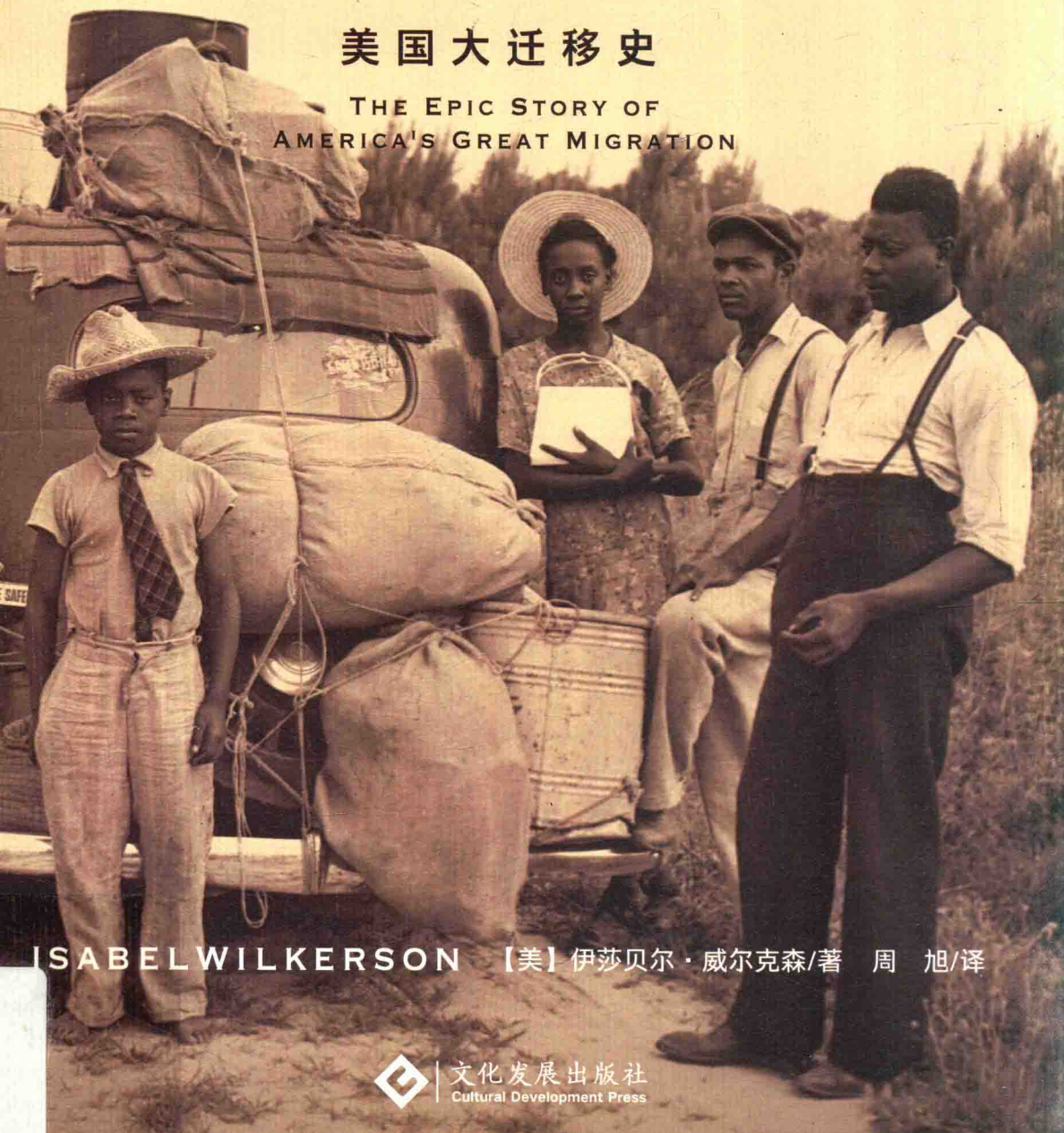


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他乡暖阳

美国大迁移史

THE EPIC STORY OF
AMERICA'S GREAT MIGRATION



ISABEL WILKERSON [美]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著 周旭/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他乡暖阳

美国大迁移史

THE EPIC STORY OF
AMERICA'S GREAT MIGRATION

【美】伊莎贝尔·威尔克森/著 周旭/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乡暖阳:美国大迁移史 / (美)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著; 周旭译. --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8.9

ISBN 978-7-5142-2143-5

I. ①他… II. ①伊… ②周… III. ①美国黑人—民族迁徙—历史—现代 IV. ①K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3002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18-6439

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by Isabel Wilkerson

Copyright © 2010 by Isabel Wilker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他乡暖阳: 美国大迁移史

著 者: (美)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

译 者: 周 旭

出 版 人: 武 赫

责任编辑: 尚 蕾

责任印制: 邓辉明

责任校对: 岳智勇

装帧设计: 侯 铮 唐 馨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凯德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572千字

印 张: 35

印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8.00元

I S B N : 978-7-5142-2143-5

目录
他的假期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去世的父亲，
他们的迁徙是我著成此书的关键，
以及那些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
敢于追逐梦想的人。

第四卷：更博说的主人

我离开了南方，
投身于一片未知的天地……
带着融入血液的南方文明，
将它植根于他乡的土壤，
看看能否开出与众不同的花儿。
如果它能接受他乡雨水的润泽，
能迎着他乡的暖风摇曳，
能伴着他乡的暖阳生息，
也许能从尘埃中开出花来。

——理查德·赖特^①

^① 理查德·赖特，《黑孩子》（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3年再版，这本书最初由哈珀兄弟出版社于1945年出版，属于理查德·赖特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书原名为《美国饥饿》，在对图书重新调整的过程中，这一部分是最后才决定添加的。1945年出版时，名字改成了《黑孩子》。原书《美国饥饿》的第二部分讲述了赖特适应北方生活的过程，在美国每月读书会（推销图书的组织）的勒令下删除。为了能够出版这部自传体小说，赖特做出了妥协，但最后添加了这一章内容，因此这一章内容并没有在原稿中出现。如今出版的版本当中，都没有这一章内容，1993年再版的图书中，这部分内容出现在496页的脚注里。

目录

他乡暖阳

第一章 || 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

离开 >>> 002

大迁徙浪潮，1915-1970年 >>> 007

第二章 || 开端

艾达·梅·布兰登·格拉德尼 >>> 018

日益积攒的不满 >>> 035

乔治·斯旺森·斯塔林 >>> 049

罗伯特·约瑟夫·珀欣·福斯特 >>> 074

繁重的劳动 >>> 097

觉醒 >>> 125

逃离 >>> 169

第三章 || 涌离

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到来 >>> 187

穿越边界 >>> 208

第四章 || 更善良的女主人

芝加哥 >>> 228

纽约 >>> 230

洛杉矶 >>> 233

背井离乡 >>> 242

- 移居他乡 >>> 246
分裂 >>> 265
伴着他乡的暖风摇曳 >>> 290
约旦河对岸 >>> 306
并发症 >>> 336
奔流不息的河水 >>> 356
挥霍者 >>> 369
幻灭 >>> 375
巨变 >>> 389
不断成熟的移民 >>> 417

第五章 || 巨变之后

- 他们离开的地方 >>> 436
损失 >>> 446
比起南方，他们更适应北方和西部的生活 >>> 455
救赎 >>> 464
或许，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 479
生命中的冬天 >>> 489
艾达·梅的解放 >>> 514

结语 >>> 524
方法论札记 >>> 538
编后记 >>> 542
致谢 >>> 543

第一章 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

我们以谷物壳和柔软的、挂在树上的灰白色铁兰为食，

我们以从沼泽地里捕获的乌龟和小短吻鳄为汤，

我们以从森林中猎取的浣熊、兔子和袋鼠为食。

——马哈利亚·杰克逊《再高一点》^①

怀尔德伍德，佛罗里达州，1943年4月14日

^① 马哈利亚·杰克逊和埃文·麦克劳德·怀利，《再高一点》（纽约：霍索恩图书出版社，1966年版）第22，25页。

离开

这片土地首先是他劳动的结晶，
是他把这片不毛之地变得秩序井然……
不管你的眼光落到何处，
不管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都浸透着人们的汗水，
都耗尽了黑人全部的气力。

——戴维·L·科恩^①

他们逃离了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

——W.H.史迪威^②

I

契克索县，密西西比州，1937年10月下旬

艾达·梅·布兰登·格拉德尼

夜幕降临时，乌云逐渐在牛轭湖东部的盐碱地上空聚集，沿着亚罗步沙河两岸的大地褶皱一起蔓延开来。地里的棉花终于采摘完毕，艾达·梅现在正试着把孩子们安顿好，将晾晒在外面的衣服和被子收拾进屋，她想让自己忙一点，以免内心的波动影响到思绪。她已经廉价出售了家里的火鸡，秘密捐赠了破旧的凳子、洗脸盆、锡浴缸以及简陋的小床。她的丈夫正在和埃德先生结算一年的工钱，梅对前路感到迷茫，她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他们从未坐过火车——除非你认为从培根斯威彻到奥科洛纳那么短的距离也算的话。用艾

^① 戴维·L·科恩，《上帝撼动宇宙》（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35年版），第32-33页。

^② W.H.史迪威，《出埃及记》，《芝加哥洋际报》，1881年3月12日。这首诗的第一节写道：“他们逃离了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就像希伯来人离开尼罗河流域，摆脱他们身上沉重的负担，摆脱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摆脱卑微而恶劣的奴隶境遇。”

达的话来说就是，“你刚坐下就已经达到目的地了”。因此，他们从未离开过密西西比州，甚至从未离开过契克索县。

他们并没有向年幼的詹姆斯和维尔玛解释为什么要收拾行囊，为什么一切都这么混乱，所有人都好像如临大敌；他们也没有向孩子们解释，为什么命令他们穿好鞋子，不准他们哭泣，他们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每一个偶然见到他们离开的人都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这次离开看上去很平常，和他们偶尔去市镇没什么两样，因为就连去市镇也是很罕见的事情。

维尔玛只有六岁，她盘腿端坐着，头发被编成了三条辫子，父母让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非常乖巧。詹姆斯只有三岁，他太小了，还听不懂父母的话，混乱的局面让他心烦意乱。艾达·梅命令道：“詹姆斯，别动，让我给你穿上鞋子！”但很显然，詹姆斯并不愿意穿鞋，他边踢腿边扭动着身体。他在地上来回跑着，这是什么玩意儿？他一点都不喜欢套在自己脚上的东西，无奈之下，艾达·梅只好放任他光着脚在地上跑。

蒂尼夫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可奈何。她的孩子一个个地离开她去了北方。萨姆和克里夫去了俄亥俄州，乔茜前往犹他州的锡拉丘兹，艾琳去了密尔沃基。先前，蒂尼夫人曾试图阻止艾达和她丈夫的婚事，现在，这个男人也要把她带走了。蒂尼夫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现实，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她的女儿艾达和外孙不得不离开。所有的儿女，不管谁离开，她都会紧紧地抱着他们。女儿一家就要进入那节黑人车厢开启漫长的旅途，她只好命令他们低下头，默默祈祷上帝保佑他们一路平安。

她默念道：“愿主保佑他们一路顺风。”

分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艾达·梅和年幼的詹姆斯和维尔玛带着他们能带的一切行李，上了她丈夫的哥哥的卡车，前去车站和丈夫会合。那列火车会在夜间沿着河谷地带驶出奥科洛纳。

2

怀尔德伍德，佛罗里达州，1945年4月14日

乔治·斯旺森·斯塔林

乔治·斯塔林想要穿过佛罗里达中部一片结满野果的灌木丛到怀尔德伍德

车站去，一位名叫罗斯科·科尔顿^①的人开着敞篷车载了他一程。就连无权无势采摘橘子的人都敢嘲讽地称呼斯塔林，现在他要乘坐银限号列车前往北方。

一道栏杆将火车入口的楼梯分成两部分，栏杆一侧的楼梯只允许白人乘客使用，另一侧为有色人种专用，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走同样的路。斯塔林经黑人专用的楼梯登上火车，这是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留给他的最后记忆，他就要离开这个荒唐的世界了。

他就要离开这里了，所以这件事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他们让我在哪里上车，我就在哪里上车。”多年之后他如是说。

他来不及和所有人一一告别，时间有限，他只和雷切尔·杰克逊和少数相熟的人告了别，雷切尔在一条东西走向的林荫道上经营着一家咖啡店。斯塔林住在尤斯蒂斯有色人种的聚集地——埃及村，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自己上火车之前，村子里可能知道他要离开的人，他要离开的消息成为这个小村庄里街谈巷议的重大新闻。

那是四月中旬一个晴朗的午后，他把自己高大的身躯蜷缩在逼仄的座位上，双膝抵着前面座位的后背。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这节黑人车厢，火车轰隆隆启动的时候，铁路公司还扣留着他们的行李。他触犯了柑橘园主不成文的规定，因此必须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彻底离开莱克县，摆脱柑橘园主的追捕之前，他都无法高枕无忧。

火车轰鸣着经过一片柑橘林，当斯塔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这些树上爬上爬下。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也想凭借这些树赢回一些尊严。总有一天，他们会拥有自己的树，但他不能因为这些树而丢掉性命，现在，他正无限地接近它们。

他没有辜负自己家族的姓氏——斯塔林，这个姓氏是仿声鸟的远亲。^②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谈论自己在故土的所见所闻，就像莫扎特养的那只椋鸟一样，在莫扎特创作曲子之后唱给他听；或者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那只椋鸟，不断地重复莫蒂默的名字来折磨亨利四世。^③不同的是，因为喋喋不休地抨击柑橘园主，

① 乔纳森·罗森，《迁徙路线》，《纽约时报杂志》，2007年4月22日，第58-63页。

② 斯塔林（Starling）的意思为椋鸟，善鸣叫；仿声鸟善于模仿各种声音，喜鸣叫。译者注。

③ 在《亨利四世》第一幕中，亨利四世禁止人们提起莫蒂默的名字，霍茨波便说他要养一只椋鸟，让它不断在国王面前歌唱莫蒂默的名字。译者注。

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南方，像他这样的黑人是不会有容身之处的。

他对自己到达纽约之后将从事什么工作，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自己大概多久才能把妻子伊内茨也接到北方来，他的妻子现在简直就要疯了，但只要他能带她脱离苦海，带她到北方去，她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至少乔治可以告诉自己，他已经登上前往北方的火车，佛罗里达已经被他远远地抛在身后。

他心里很清楚，只要一离开，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再也不可能踏入尤斯蒂斯半步，但即便如此，当登上那列沿着大西洋沿岸呼啸而去的火车，开启长达23个小时的旅途时，他也丝毫不想回忆那片生养他的故土——佛罗里达州，或者说整个南方！

3

门罗，路易斯安那州，复活节后的星期一，1953年4月6日

罗伯特·约瑟夫·珀欣·福斯特

这天早上天还没亮，珀欣·福斯特就把自己的医书、药箱、西装和运动衣放进旅行箱里，除此之外，旅行箱里还有一幅地图、一本通信录以及一只上星期六吃剩的炸鸡。

他向自己的父亲告别，这位父亲知道，虽然自己的梦想已经化为泡影，但儿子的梦想还有希望实现，他经常告诫儿子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福斯特很不情愿地拥抱了自己的哥哥麦迪逊，这位兄长曾苦口婆心地劝他留下，但并未奏效。接着，他走向那辆1949年产的酒红色别克路霸，这辆车有鲨鱼齿状的格子窗，轮胎的外侧还有一道白圈儿。他驾驶着这辆车向十字路口驶去，目的地是五分区。

他驾车行驶在狭窄泥泞的小路上，路两边都是壕沟。孩提时分，每逢下雨，他那套熨得平平整整的最好的衣服总会溅上泥点子。他经过一排用煤渣砖建造而成的盒式住房，这些住房就建在铁轨两侧，住在里面的人们和他一样，也向往住进道路平坦宽阔、两侧不再有肮脏壕沟的街区。

他向着主干道——德希亚德街疾驰而去，心中没有丝毫留恋。他只想赶快

离开这座小镇的银行大厦，赶快摆脱那些担保人；他急于离开那座楼道里充斥着尿骚味的派拉蒙剧院，急于离开圣弗朗西斯医院。如今，像他这样的黑人医生，医院甚至连简单的扁桃体手术都不允许他们做。

如果他们允许他做早已烂熟于胸的手术，允许他像这个阶层的其他人一样，出入豪华的公共场所，允许他穿整洁的套装，他或许会留下来。过去这些年里，他心中的怨恨与日俱增。他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样聪明，他甚至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聪明得多，但他却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现在的他，只想远离门罗这个鬼地方，越远越好！随着汽车越走越远，他感到自己生活中那道密不透风的隔离带似乎也有所松动。

和大迁移浪潮中的许多人一样，他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去寻找新世界，打算安顿好之后再接家人与自己团聚。在这个静谧的清晨，他驾车向西来到恩多姆桥，这座桥横跨在流经门罗西部的沃希托河上，本来只有一个车道的宽度，现在却允许两排车通过。很快，他就要穿过路易斯安那中部的大平原以及流经得克萨斯州的雷德河，他以前在医学院的老友安东尼·比尔住在此处，他打算前去拜访，然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州。

珀欣并不知道，他将在加利福尼亚的哪个地方落脚，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在那个地方扎根，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从岳父岳母那里把自己的妻女接过来，他的岳父母起初极力反对他前往加利福尼亚。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几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

从路易斯安那出发伊始，珀欣就跟随着公路上的标识浑浑噩噩地去向远方，就像这些标识连接毫不相关的事物一样，他的旅途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前方还有2000英里的漫漫旅途等待着他，比起从危地马拉前往得克萨斯的雇农来说，他的旅途要长得多，更别提那些从提华纳到加利福尼亚的人了，对于边境上的墨西哥人来说，从美国南部吹来的风甚至能吹弯他们的晾衣绳。

大迁徙浪潮，1915—1970年

在我们的故乡，在教堂，
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讨论什么才是最好的出路。
我们一定要留在南方吗，
还是去往他乡？
我们在什么地方才能享受到其他人都习以为常的安全感？
我们应该结伴而行，还是应该独自闯荡？
这些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

——来自一位居住在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妇女，1902年^①

他们像中了魔咒或发了疯一样逃离南方。“他们迫不及待地逃离这里，仿佛离开了这里，就能够摆脱某种诅咒，”^②一位名叫埃米特·J·斯科特的学者说，“为了获得一张火车票，他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而且他们离开这里，就没打算再回来。”

从20世纪初期一直到中叶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南部的所有黑人家庭，甚至整个美国的所有黑人家庭，都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黑人佃农拿不

^① 《黑人问题》，《独立报》54：2221；这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妇女因这篇1902年所写的文章接受采访时要求不要提及她的名字，因为在这篇文章中她表达了逃离南方的希望，她害怕自己因此遭到报复。在那些给《芝加哥卫报》写信询问北方的机遇和其他讨论或考虑移民的南方黑人当中，这种恐惧普遍存在。一般他们都明确要求不要披露自己的身份。

^② 埃米特·J·斯科特，《战争期间的黑人移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0年版），第44页。

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收益，打字员面临着失业的风险，种植园里的童工每天都战兢兢，他们害怕种植园主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动用私刑，将他们吊死在橡树上。他们都深受种姓制度之苦，而这个制度就像佐治亚州的红土地一样坚硬，一样牢不可破。他们都需要做出抉择，他们当时的处境和那些渴望横渡大西洋或格兰德河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股大迁徙浪潮就悄无声息地在美国各边境揭开了序幕。处于这股浪潮之外的人并没有接到任何警示，他们甚至都不了解这股浪潮兴起的原因。这股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牵涉其中的人们一开始也没有料到，它会对美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股迁移浪潮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

历史学家后来将其称为大迁徙浪潮，这或许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事件。这股浪潮是自发形成的，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它兴起的这段漫长日子里，发生了数以万计的热点事件，但媒体却难以真切地捕捉到这股浪潮的任何影像。

在60多年的时间里，大约600万南方的黑人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故土，为了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迁徙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这次大迁徙浪潮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改变了美国城市的面貌，重建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它迫使南方人重新寻找自己的灵魂，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这股浪潮之所以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在南北战争之后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这次浪潮产生的影响，也直接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

在这段时间里，相当一部分黑人离开弗吉尼亚州的烟草农场，离开南卡罗来纳州的水稻种植园，离开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东部的棉花种植园，离开剩余南方各州——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某种程度上还有俄克拉荷马州——的村庄和偏远地区，纷纷前往他们向往许久或在邮购目录上看到的城市。一些人只带着一本《圣经》和一把古老的十二弦吉他就离开了，还有更多追求自我的市民，跟随自己客户的商人，以及赶着羊群的牧师也离开

了故土。^①

他们将进入一个有着新颖、快速的说话方式，以及难以计数的习俗和规则的陌生土地，在这里，他们能获得更高的报酬，但高得令人咂舌的租金让他们觉得好像生活在国外的城市。他们前往的大城市都拥挤不堪、令人望而生畏，例如纽约、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和费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城市，如锡拉丘兹、奥克兰、密尔沃兹、纽瓦克和加里，这些城市对他们来说也同样陌生。诗人卡尔·桑德伯格彼时在芝加哥做新闻记者，负责报道这座城市不断壮大的移民队伍，他说，每一座城市都变成了黑人的“接收站和避难所”。^②

这些人并没有通过埃利斯岛^③的海关闸门，他们仍是美国的公民，但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公民应有的权利，一言一行仍受到吉姆·克劳法^④的严格控制。这些法律是19世纪美国在南方各州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缩影。种族隔离制度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大约80年的时间，几乎相当于一个健康人的平均寿命。它至少折磨了四代人，就像那些离开南方的人预测的那样，只有流血牺牲，这个制度才会被彻底铲除。

① 对大迁徙浪潮期间离开南方的黑人数量的估计也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600万。历史学家杰弗里·S.阿德勒写道，仅“1940年以后的30年内，黑人移民的数量就超过了430万”。戴维·R.科尔伯恩和杰弗里·S.阿德勒《美国黑人市长：种族、政治和美国城市》（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因为对南方诸州的定义有所不同，所以人数也有所不同。一些人会把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哥伦比亚地区等都包括在内。这本书中定义的南方是南北战争中联盟国统治的区域，基于这一定义得出离开南方的黑人数量。决定迁往这些边境州的移民以及在内战中加入北方作战的边境州，在政治、心理和人口统计学方面都不属于南方，而属于移民的迁居地北方。和移民大量流出的南方诸州不同的是，这些州黑人的净流入量急剧增加。书中使用的550万移民的数据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这个数字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样本中的公共微观数据样本得出的。美国黑人流出的州基本上是原来属于南方联盟国的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以及原来属于北方的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而吸引黑人流入的州大部分都是原来属于北方的各州。也就是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直到内战爆发之后才加入北方作战的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华盛顿州等边境州。这一数字被认为远低于黑人迁徙的实际数字，“仅就黑人男性而言，这一估计就低了大约20%”，社会学家卡尔·E.托伊伯和阿尔玛·F.托伊伯在《美国黑人的变化特征》中提到。《美国社会学杂志》第70期卷4（1965年1月），第433页。

② 卡尔·桑德伯格，《芝加哥种族暴乱，1919年7月》（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豪出版社，1919年版）第60页。

③ 埃利斯岛：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1892至1943年间曾用作移民进入美国的检查站。

④ 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19世纪50年代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移民潮有超过10万人参与，20世纪30年代因沙尘暴盛行，造成30万人从阿肯色州迁往加利福尼亚，但和移民迁徙大浪潮相比，这两次移民潮都相形见绌。^①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家的黑人，他们受奴役的时间远远长于他们获得解放的时间，而这是他们第一次大规模争取独立的行动。^②

“移民迁徙大浪潮是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引人注目的篇章，”^③密西西比的历史学家尼尔·R·麦克米伦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写道，“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还未确切了解它的意义，但它的影响已经切实地产生了。”

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这次移民迁徙大浪潮的痕迹，众所周知的城市外观，黑人和白人社区的社会地理，房屋工程的推进，衣着光鲜的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白人移居郊区和郊区的城市化，这都是移民大浪潮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随着移民潮的到来，美国城市的语言和音乐开始受到蓝调音乐元素的影响，至今仍在我们的电视广播中占据绝对优势。如果没有移民大浪潮，一些人或许都不会存在，另外一些人则不会变成他们现在的样子。不管是诸如詹姆斯·鲍德温、米歇尔·奥巴马、迈尔斯·戴维斯、托尼·莫里森、斯派克·李、丹泽尔·华盛顿等著名人物，抑或是老师、商店职员、炼钢工人、内科医生等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都是移民大浪潮的产物。因为父母或祖父母思虑再三后做出的离开的决定，他们孩子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移民大浪潮结束的时候，南方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所有白人专用的标志都被推倒，白人专属的学校也向所有人开放，所有人都获得了投票权。到那时为止，大约47%的美国黑人居住在南方以外的地方，而在

① 参见尼古拉斯·米尔科维奇的《加利福尼亚州人口分布的最新动态》，《地理学评论》第31期，卷2（1941年4月），第300-307页，对淘金热和尘暴移民有一个大体的介绍。

② 从1619年到1863年，黑人在这个国家遭受奴役长达244年，截至2010年，他们获得自由的时间仅为147年。

③ 参见尼尔·R·麦克米伦《黑人出埃及记：美国南方的大迁徙浪潮》中的《密西西比州生活在吉姆·克劳法下的黑人的抗争与移民》，统编，阿尔非德汀·哈里森（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